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 卷十七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心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脂絨線舖大張員外仍請天慶觀道士做醮追薦小  
 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張勝的心死後猶然相  
 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  
 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  
 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福人非兩不侵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蒙正室中怨氣買臣擔上書聲丈夫失意惹人輕  
 纔入禁華稱慶。紅日偶然陰翳黃河尚有澄清  
 浮雲眼底總難憑牢把脚跟立定

遺首西江月大槩說人窮通有時固不可以一時之  
 得意而自誇其能亦不可以一時之失意而自墜其  
 志唐朝甘露年間有個王涯丞相官居一品權壓百  
 僚值僕千數日食萬錢說不盡榮華富貴其府第厨  
 房與一僧寺相隣每日厨房中滌鍋淨碗之水傾向



溝中其水從僧寺中流出。一日寺中老僧出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大如雪片，小如玉屑。近前觀看，乃是上白米飯。王丞相厨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以長老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隨口吟詩一首。

春時耕種夏時耘

粒粒顆顆費力勤

春去細糠如剖玉

炊成香飯似堆銀

三餐飽食無餘事

一口饑時可療貧

堪嘆溝中狼籍賤

可憐天下有窮人

長老吟詩已罷，隨喚火工道人，將筮籬築起溝內，殘飯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攤於篩內，日色曬乾，用磁

缸收貯，且看幾時滿得。一缸不勻，三四個月，其缸已滿兩年之內，共積得六缸，有餘。那王滙丞相只道千年富貴，萬代奢華，誰知樂極生悲，一朝觸犯了朝廷，闔門待勘，未知生死。其時賓客散盡，童僕逃亡，倉廩盡爲仇家所奪。王丞相至親二十三口，米盡糧絕，擔饑忍餓，啼哭之聲聞於隣寺。長老聽得心懷不忍，只是一牆之隔，除非穴牆可以相通。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蒸而饋之。王滙丞相喫罷，甚以爲美。遣婢子問老僧：他出家之人，何以有此精食？老僧道：此非貧僧家常之飯，乃府上滌金洗碗之餘，流出溝中。



貧僧可惜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將清水洗盡日色曠  
乾留爲荒年貧丐之食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  
正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王涯丞相聽罷歎道我亦  
昔暴殄天物如此安得不敗今日之禍必然不免其  
夜遂伏毒而死當初富貴時節怎知道有今日正是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乃福過災生自取  
其咎假如今人貧賤之時那知後日富貴卽如榮華  
之日豈信後來苦楚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  
故事列位看官們內中倘有勝下忍辱的韓信妻不  
下機的蘇秦聽在下說這段評話各人回去硬挺着

福過日以待時來不要先墜了志氣有詩四句

秋風衰草定逢春 尼蝮泥中也會伸

畫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始驚人

話說國朝天順年間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有個宦家  
姓馬名萬羣官拜吏科給事中因論太監王振專權  
誤國削籍爲民夫人早喪單生一子名曰馬任表字  
繼稱十二歲遊席聰明飽學說起他聰明就如顏子  
淵藪一知十論起他飽學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笥真  
個文章蓋世名譽過人馬給事愛惜如良金美玉自  
不必言單中那些富家兒郎一來爲他是黃門的貴

公子三來道他經解之未早晚飛黃騰達無不爭先奉承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真個是

冷中送煖閒裡尋忙出外必稱弟兄使錢那問罷我偶話店中酒美請飲三杯纔嬉妓館容嬌代包一且撥臀捧屁猶云手有餘香隨口踢痰惟恐人先着脚說不盡謔笑脅肩只少個出妻獻子

一個叫黃騰綽號黃病鬼一個叫顯祥綽號飛天炮杖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都是富厚之家只不識丁也頂個讀書的虛名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幾他日後富貴往來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彼以禮

此以禮往見他懇勤也遂與之為友黃勝就把親妹六姨許與德稱為婚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不勝之喜但從小立個誓願

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

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也不相強所以年過二十尚未完娶時值鄉試之年忽一日黃勝顧祥邀馬德稱向書鋪中夫買書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屏上寫道

要知命好醜只問張鐵口

馬德稱道此人名為鐵口必肯直言買完了書就



間壁與那張先生拱手道：學生賤造，求教先生問了八字，將五行生尅之數，五星虛實之理，推笑了。一回說道：尊官若不見怪，小子方敢直言。馬德稱道：君子問災，不問福，何須隱諱？黃勝顧祥兩個在傍，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說出話來，冲撞了公子。黃勝便道：先生仔細看看，不要輕談。顧祥道：此位是本縣大名士，你只看他今科發解，還是發魁？先生道：小子只據理直講，不知准否。貴造偏才歸祿，父主崢嶸，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黃顧二人拍手大笑道：這就准了！先生道：五星中命，運案全璧，文章冠世。一人又大笑道：好先

生笑得准，笑得准。先生道：只嫌二十二歲交，這運不好。官煞重重，為禍不小，不但破家，亦妨傷命。若過得三十一歲，後來到有五十年榮華，只怕一丈闊的水，缺雙脚跳不過去。黃勝就罵起來，道：放屁！那有這話？顧祥伸出拳來，道：打這廝，打歪他的鐵嘴。馬德稱雙手攔住，道：命之理微，只說他笑不准就罷了，何須計較？黃顧二人口中還不乾淨，却得馬德稱抵死勸回。那先生只求無事，也不想笑命錢了。正是

阿諛人人喜

直言個個嫌

那時連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雖不深，在那



先生却也不信，誰知三場得意榜上無名，自十五歲進場到今二十一歲三科不中，若論年紀還不多，只爲進場屢次了，反覺不利。又過一年，剛剛二十一歲，馬給事一個門生，又叅了王撫一本，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再理前仇，密唆朝中，心腹尋馬萬羣當初做有司時罪過，坐贖萬兩，着本處撫按追解馬萬羣。本是個清官，聞知此信，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馬德稱哀戚盡禮，此心無窮，却被有司逢迎，上意逼要萬兩贖銀交納。此時只得變賣家產，但是有疏契可查，惟有司逕自估價官賣，只有續置一個小田庄。

會起稅官府不知，馬德稱恃顧祥平昔至交，只說家產業，央他暫時承認，又有古董書籍等項約數百金，寄與黃勝家中去訖，却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產田業盡數變賣，未足其數，兀自吹毛求疵不已。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忽一日顧祥遣人來言，府上餘下田庄官府已知，贖不得了，馬德稱無可奈何，只得入官。後來聞得反是顧祥奉旨一則恐後連累二者博有司的笑臉，德稱知人情奸險付之一笑。過了歲餘，馬德稱往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連走數次，俱不相接，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馬德稱拆開看



時沒有書柬止封帳目一紙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某該合認某該獨認如此非一次隨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不還一件德稱大怒當了來人面將帳目扯碎大罵一場這猷狗彘之輩再休想見從此親事亦不題起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正其懷正合着西漢馮公的四句道是

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

馮德稱在墳屋中守孝三天得衣衫藍縷口食不用嘗  
兩父親存且也會周濟過別人今日自己遭困却誰

人周濟我守墳的老主攬掇他把墳上樹木倒賣與  
人德稱不肯老王指着路上几棵大柏樹道這樹不  
在塚傍賣之無妨德稱依允講定價不先倒一棵下  
來中心都是虫蛀空的不值錢了再倒一棵亦復如  
此德稱歎道此乃命也就教住手那兩棵樹只當燒  
柴賣不多不兩日用完了身邊只剩得十二歲一  
个家生小厮央老王作中也賣與人得銀五兩這小  
厮過門之後夜上小遺起來主人不要了退還老玉  
必索取原價德稱不得已情愿減退了二兩身價賣  
了。好奇憤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這几夜小遺分明



是打落德稱這一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似箭，看七服滿，德稱貧困之極，無門可告，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不如去投奔他兩人之中，也有一遇，當下將几件什物家火托老王賣，竟路費漿洗了舊衣，旧裳收拾，做一個包裹，搭船上路，直至杭州，問那表叔，剛七十日之前，已病故了，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又正遇這几日為錢糧事情，上司爭論不合，使性要回去，告病，閉門無由，通報，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德稱兩處投人不着，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又趁船到京口，欲要渡江，怎奈連日大西風，上水船寸步難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逕往留都，且數留都那几个城門

神策金川儀鳳門

定懷清涼到石城

三山聚寶連通濟

洪武朝陽定太平

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到敎店中宿了一夜，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听，往年多有年家為官的，如今陸的陸了，轉的轉了，死的死了，壞的壞了，一無所遇，乘興而來，却難興盡，而返，流連光景，不覺又是半年有

餘盤纏俱已用尽。雖不孝伍大夫吳門乞食也。难免  
呂蒙正僧院投齋。忽一日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遇  
見个相識鄉親。問其鄉里之事。方知本省宗師按臨  
歲考。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礼物。送与學裡師長。不  
會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孝皇子。也不想如此久客於  
外。如今音信不通。教官選把他做避考。申黜千里之  
遥。無由辨復。真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德稱聞此消息。長嘆歎聲。無面回鄉。意欲覓个館地  
權且教書糊口。再作道理。誰知世人眼淺。不識壽低

知與鄉公子如此形狀。必是個浪蕩之徒。便有錦  
繡腸。誰人信他。誰人請他。又過了幾時。和衙門都

惟他高悞語言不遜。不可尽說。幸而天無絕人之路。  
有個運糧的趙指揮。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一  
則陪話。二則代筆。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德稱聞知。  
想道。乘此機會。往北京一行。豈不兩便。遂次館舉薦。  
那俗僧心巴不得。遣那劣鬼起身。就在指揮面前稱  
揚德稱好處。且是束修甚少。趙指揮是武官。不當三  
七二十一。只要省便。約德稱在寺投刺。相見。擇日請  
了个船同行。德稱曰。如懸河賓主。頗也得合。不一日



到黃河岸，口德稱偶然上岸登東，忽所發一巨响的由，如天崩地裂之形，慌忙起身看時，喫了一驚，原來河口決了，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不知去向。但見木勢滔天，一望無際。德稱舉目無依，仰天号哭，嘆道：「此乃天絕我命也，不如死休。」方欲投入河流，遇一老者相救，問其來歷。德稱訴罷，老者惻然憐憫，道：「看你青春美質，將來豈無發跡之期？此去短盤，至北京費用亦不多。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杖爲程敬，說罷去摸神襪，却摸個空，連呼奇怪。仔細看時，袖底有一小孔，那老者匙早出門，不知在那裡遇着剪絡的剪去。

老者嗟歎道：「古人云：『得咱心肯，日是你運通。』時今日看起來，就是心肯也有個夫妓，非是老夫吝惜，乃是下命運不通所致耳。欲屈足下過舍下，又恐路遠不便，乃邀德稱到市心裡，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爲贈。德稱深感其意，只得受了，再三稱謝。而別德稱想這五錢銀子如何盤纏得許多路？思量一計，買下紙筆，一路賣字。德稱寫作俱佳，爭奈時運未利，不能計得文人墨士賞鑒。不過村坊野店，胡乱買幾張糊壁。此輩曉得什麼好？反那肯出錢。德稱有一頓沒一頓，半饑半飽，直捱到北京城裡，下了飯店間。



店主入借緝紳看查有兩個相厚的年伯一個是兵部左侍郎一個是左詹曹光祿當下寫了名刺先去謁曹公曹公見其衣衫不整心下不悅又知是王振的仇家不敢招架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再去見尤侍郎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自家一無所贈寫一封書帖薦在边上陸總兵處店主人見有這封書料有際遇將五兩銀子借爲盤纏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爲寇大掠人畜陸總兵失機解來京問罪連尤侍郎都罷官去了德稱在塞外擔閣了三四個月又無所遇依旧回到京城旅寓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沒

處取討又欠下房下飯錢若干索性做個死轉到不好推他出門想起一個主意來前面衙衙有個劉千戶其子八歲要訪下路先生教書乃薦德稱劉千戶大喜講過束修三十兩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己收受准了所借之數劉千戶頗足主道送一套新衣服迎接德稱到彼坐館自此饗餐不缺且訓誦之暇重溫經史再理文章剛七坐設三個月學生出起痘來太醫下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劉千戶單只此子正在哀痛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大歲耗氣的鶴神所到之處必有災殃趙指揮



請了他就壞了糧昭尤侍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不該與他親近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到抱怨先生帶累了各處傳說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鈍秀才凡鈍秀才街上過去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是早行遇着鈍秀才的一日沒采做買賣的折本尋人的不遇告官的理輸討債的不是廝打定是廝罵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有此幾項把他做妖物相看倘然狹路相逢一個吐口涎沫叫句吉利方走可憐馬德稱衣冠之胃飽學之才今日時運不利弄得日無飽食

無安宿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性甚硬直聞知秀才之名不信有此事特地尋他相會延至寓所即其胸中所學盡有接待之意坐席猶未煖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踉蹌而別轉薦與同鄉呂鴻臚呂公請至寓所待以盛饌方纔舉筋忽然房中火起舉家驚慌逃奔德稱因腹餒緩行了幾步被地方拿他做火頭解去官司不由分說下了監舖幸呂鴻臚是個有天理的人替他使錢免其枷責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無人招接仍復賣字爲生

慣典祿家書壽軸

喜逢新歲寫春聯



夜間常在祖師廟閣至廟五盞廟這已死安身或與  
道人代寫疏頭趙幾文錢度日話分兩頭却說黃病  
鬼黃勝自從馬德稱去後初時還怕他還鄉到宗師  
行黥不見回家又有人傳信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  
京被黃河水決已覆沒矣心下坦然無慮朝夕逼勒  
姝子六姨改聘六姨以死自誓決不二天到天順晚  
年鄉試黃勝夤緣賄賂買中了秋榜里中奉承者填  
門塞戶聞知六姨年長未嫁求親者日不離門六姨  
堅執不從黃勝也無可奈何到冬底打点行囊往  
京合試馬德稱見了鄉試錄已知黃勝得意必然到

京想起旧恨羞與相見預先出京躲避誰知黃勝不  
耐功名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到也理之當  
然不放在心裡他原是買來的舉人小人乘君子之  
器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將良五十兩買了個  
勳命馳驛到京尋了個大大的下廝且不去溫習經  
史終日穿花街過柳巷在院子裡表子家行樂常言  
道樂極悲生闕出一身廣瘡科場漸近將白金百兩  
送太醫只求速愈太醫用輕粉劫藥數日之內身體  
光鮮草草完場而歸不勾半年瘡毒大發醫治不痊  
嗚呼哀哉死了既無兄弟又無子息族間都來搶奪



家私其妻王氏又沒主張全賴六姨一身內支喪事  
外應親族按譜立嗣衆心俱悅服無言六姨自家也  
分得一股家私不下數千金想起丈夫覆舟消息未  
知真假費了多少盤纏各處與人打听下落有人自  
北京來傳說馬德稱未死落莫在京京中都呼爲鈍  
秀才六姨是個女中丈夫甚有勞着收拾起輜重銀  
兩帶了使女童僕顧下船隻一逕來到北京尋取火  
夫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就與寺大悲閣寫法華經  
乃將白金百兩新衣數套親筆作書減封館當差老  
家人王安前去迎接丈夫分付道我如今便與馬相

公援例入監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不可遲滯王  
安到就與寺見了長老問福建馬相公何在長老道  
我這裡只有個鈍秀才並沒有什麼馬相公王安道  
就是了煩引相見和尚引到大悲閣下指道傍邊卓  
上寫經的不是鈍秀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  
幾次今日雖然藍縷如何不認得一見德稱便跪下  
磕頭馬德稱却在貧賤患難之中不料有此一時想  
不起來慌忙扶住問道足下何人王安道小的將  
果果黃家奉小姐之命特來迎接相公小姐有書在  
此果稱便問你小姐嫁歸何宅王安道小姐守志至



誓不改適因家相公近故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  
公要與相公入東北雍請相公早辦行期德稱方纔  
開緘而看原來是一首詩詩曰

何事蕭郎戀遠遊

應知烏帽未籠頭

圖南自有風雲便

且整雙蕭集鳳樓

德稱看罷微微而笑王安獻上衣服良兩且請起程  
日期德稱道小姐盛情我豈不知只是我有言在先  
若要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掛名時向因貧困學業  
久荒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且待明年秋試得  
意之後方敢與小姐相見王安不敢相逼求賜回書

德稱取寫經余下的繭絲一幅答詩四句

逐七風塵已厭遊

好音剛喜見併頭

嫦娥夙有攀花約

莫遣簫聲出鳳樓

德稱封了詩付與王安王安星夜歸京回伏了六姨  
小姐開詩看畢嘆惜不已其年天順爺爺正遇上  
本之變皇太后叔請邨王攝位改元景泰將好  
關王振全家抄沒比叅劾王振喫虧的加官賜蔭黃  
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又遣王安到龍興寺報  
典馬德稱知道德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圖書滿案  
鮮衣美食已不似在先了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



相公無不欽敬其年正是二十二歲父逢好運正應張鐵口先生推美之語可見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德稱正在寺中溫習旧業又得了王安報信收拾行李別了長老赴京另尋一寓安歇黃小姐揆家僮二人伏侍一應日用供給絡繹饋送德稱卓成素章叙先臣馬万羣直言得禍之由一則爲父親乞恩昭雪一則爲自己辨復前程聖旨倒卜洋復馬万羣原官仍加三級馬任復學復廩所抄沒田產有司追給德稱差家童報典小姐知道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

到德稱寓中叫他廩例入粟明春就考了監元至秋發魁就於寓中整備喜筵與黃小姐成親來春又中了第十名會魁殿試一甲考選庶吉士上表給假還鄉焚黃謁墓聖旨准了夫妻衣錦還鄉府縣官員出郭迎接往年抄沒田宅俱用官價贖還造冊交割分毫不少賓朋一向疎失者此日奔走其門如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迂往他郡去訖時張鏡嘴先生尚在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特來拜賀德稱厚贈之而去後來馬任直做到禮兵刑三部尚書六姨小姐封一品夫人所生二子俱中甲科警繆不絕至今延

半府人說讀書人不得第者把鈍秀才為比後人有  
詩嘆云

十年落魄少知音

一日風云得稱心

秋菊春桃時各有

何須海鹿去勞針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隻牛兒學種田

結開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無多日

且向山中過幾年

為利為官終幻老

能詩能酒總神仙

世間万物俱增價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入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  
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  
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